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傳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傳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也。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

茲音慈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

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

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

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

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

隆按六人皆習外國事有功蹟於西域故一傳總以功字為眼目。唐順之曰傳介子持一刺客耳不如甘陳遠甚。徐中行曰先敘兩國服罪于使者書法之提掇處。司馬光曰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

其罪又從而誅之即以爲有罪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

盧舜治曰介子愿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何不以此義止之而乃白遣之耶

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

唐順之曰詐之也非武也

隆按自古聲罪致討之師可以畏服天下未聞行刑軻轟政之策而可威示諸國者也。介子於劔術則精矣。若謂堂堂正正則媿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賢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爲匈奴之間而候伺發兵殺畧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貴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傳介子持節使誅斬樓

茅坤曰常惠別從蘇武係虜事何以遺而不載盧舜治曰常惠攻龜茲斬姑翼禽縱有法皆自拘留十餘年得來

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關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

使匈奴師古曰移中廡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

廼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

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爲

一其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

昭帝崩宣帝初卽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

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

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

願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

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

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遠將軍范明友前將

增軍韓語在匈奴傳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

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卽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

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

次音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

千人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

黃虞曰漢無制西域以力不以德古帝王不為也故奉使西域者類無足道彼善於此則常惠

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賢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賢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

優焉蓋其合諸國兵攻龜茲尚能聲罪致討王歸罪姑翼即斬姑翼一人而還庶幾王師之體不生事夷狄也况惠與蘇武使匈奴俱有不降之節耶

盧舜治曰鄭吉破車師降口逐乃從書外國事來

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請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二歲薨。謚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廼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師古

隆按百官表云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節也

日揮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廼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移反。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音竹仲反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隆按借張騫比並形容且應前自張騫通西域句

隆按其延壽陳湯同事西域班掾作兩人傳血脉通貫一如太史公張陳等傳例

王維楨曰誅斬郅支單于事畧

師古曰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夢。謚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也

亭樓是也。師古曰投石。應劭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嘗超踰羽林。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也。

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孟康曰以材力慶幸

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

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

于延壽傳而詳於湯傳蓋班史歸功於湯之微意云
隆按此傳精神在謀擊郅支一節類太史公叙垓下之戰而詳載論功諸疏結構有法當是孟堅當意之文

隆按挿入先是宣帝至驕嫚如此一段歷叙郅

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廼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自貢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句乞也。西至長

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

父死不犇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

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

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

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

師古曰。偁音起。厲反。今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

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支之罪為湯與延壽謀擊郅支起案

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

師古曰。偁音起。厲反。今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

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隆按他日郅支殺吉等奔康居竟不出谷所料然一使沒而郅支益驕更留使者三輩於百姓何安而於國何計哉吉之死傷于勇矣又按怒字與上怨字相顧

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不拜捐不畜。師古曰畜謂養也使

無鄉從之心，弃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

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

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

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

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

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

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

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遂西奔康居。康居

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

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

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歐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

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

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賢人，人民數

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發民

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

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

常所獻遺之物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

隆按書作城暗伏後圍城案

遺音弋季反

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

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

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

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

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

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

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

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

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好戰

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

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

眾兵。師古曰驅師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

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係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

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

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

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

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

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

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

隆按沈勇有大慮三句一傳綱領

王整曰書獨字見為功之首云唐順之曰讀之可以鼓奇氣

隆按以下叙湯擊郅支謀略功効形容如畫

茅坤曰兵法云擊其惰歸近來邊將往往不敢迎北虜而抗或及其俘虜出塞始避擊之本此唐順之曰康居內應故湯得成功

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漢兵胡兵合

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

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

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

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

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

赤谷城東文輶曰重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

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湯縱胡兵

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

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賢人伊奴

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閒呼其賢人屠墨見

之師古曰問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

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賢人貝色子男開

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

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

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

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弃大國屈意康居故使

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

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

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賢者受事

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

隆按曰未至單于城六十里止營曰未至城三十里止營曰離城三里止營曰

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

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

陳。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

或音式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

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

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

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

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

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叩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蓋大兵深入難於驟進。此正湯沈勇有大慮多策謀處。且與上直指其城下句相顧。王維楨曰湯謀謂彼已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至此。竟如所料云。茅坤曰因康居之怨。故得有功。

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

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

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

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

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

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

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

且戰且行。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

而內室。登也。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

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

凌約言曰書及谷吉等所齎帛書了結前案此細密處

盧舜治曰謀審而奮疏簡而雄見陳湯有文事武備

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

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

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

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

昇得者師古曰昇予也各以與凡斬闕氏太子名王

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

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

發諸國之兵共圍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

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

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

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

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

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

頭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

若今鴻臚客館也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

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蕭何反以為郅支

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

斃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斃斃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斃有肉曰斃師古曰瓚說是也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

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

邵寶曰掩賂埋斃先王之令也事非不得已而輕廢之何邪乃若夾谷之舉論語左氏無聞焉而議者援之此周漢儒之說也

隆按兩人禍根
由此兩節故班
氏先揭于此

黃震曰郅支叛
漢斬其使驕慢
而暴湯發諸國
兵與延壽伐之
未為生事但矯
制成功不可以
訓

隆按皆氏漢紀
云春秋之義毀
泉臺則惡之各
中軍則善之各
由其宜也夫矯
制之事先王之
所慎也不得已
而行之若矯大
而功小者罪之
可也矯小而功
大者賞之可也
功過相敵如斯
而可也權其輕
重而為之制宜
焉胡致室又云
如荀悅之論功
則有大小矣矯
有大小乎哉若
陳其之氣別加
任使而厚報之
未晚也二說各
有所據並存之

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
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
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
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
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眾也宜有使者迎勞
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
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
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
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

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重難
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
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
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
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師古曰搃
總持之也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
侯之旗。師古曰搴拔也音騫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
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
懼震。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
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

洪邁曰為文論
事當反覆致志
救首救尾則事
辭章著覽者可
以立决劉向上
疏首言周方叔
吉甫誅獫狁次
言齊桓公有滅
項之罪君子以
功覆過李廣利
靡億萬之費指
五萬之師屢獲
死王之首孝武
不錄其過封為
列侯然後極言
今康居國疆於
大宛云云一疏
抑揚援證明白
如此故以衡頭
出力沮害竟不
能奪不然顯衡
之議豈區區一

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
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
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
采芑之詩也。
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有如雷霆故
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
丹反。焯音。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雜上九
他回反。
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
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
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
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
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

故九卿所能元
哉

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
六月之詩也。

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
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
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沉萬里
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沉萬里

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
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

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
及會王太子于首山。後有

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
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

相常有繼絕存亡之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
及會王太子于首山。功。故君子為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
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音糜。而屢獲駿馬三十匹。雖

劉敞曰：諱行事
非辭也。諱以上
為句行事者，言
已行之事，措例
成法也。

東陽
黃

隆按今康居一段收上文較言之

隆按故言威武一段總收上文結言之

盧舜治曰陳湯之功溢于馮奉

斬宛王母鼓之首

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

也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

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

康居國疆於大宛鄯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

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

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

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

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

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

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世劉向之疏艷于杜欽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

奴鄯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

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率

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去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

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

靈誅討鄯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賢人名王以下

千數雖踰義于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

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

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

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

隆按了延壽案

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顯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

王充曰劉向之切諫谷永之上。疏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耳。林希元曰稱湯之功與訟湯之冤處。剴切敷暢。使人讀之不覺心開目明。王維楨曰氣雄語壯。

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

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趙有廉頗

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之

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

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

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

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

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億。義

劉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永云三重疑五重者誤

勇奮發師古曰奮億憤怒之貌也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

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都賴水上也屠

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師古

曰逋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

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

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

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在咸陽西秦民憐之

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

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

天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

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

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

蕤馬也蔽蓋弗弄為蕤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

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

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

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

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

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

敦煌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

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

隆按恐陛下以下總收一篇之意而結之

隆按多籌策應前多策謀句習外國事應前數求使外國句陳仁子曰士之

立奇功亦難矣
既欲不得罪於
國又欲不得罪
於權門陳湯在
元帝初矯制而
斬郵支不得封
侯在成帝時言
事而偶不實不
免致辟故劉向
之辨論與谷永
之申雪一也向
言而石顯爭之
未言而王鳳右
之蓋湯得罪于
顯而不得罪于
鳳故也嗚呼國
家功臣權門欲
抑則抑之欲全
則全之國家何
賴哉

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
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
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
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
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
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
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
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
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
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

之雜居

故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

因對曰已解

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師古曰吉善也善謂

兵解之事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

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

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

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涓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

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

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

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

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

隆按卒以此敗
句收上文結下
文贊所謂不自
收斂者以此
唐順之曰遇散
亂處定須提綱
領史法也

名延年乘音食孕反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

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見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

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

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

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

曰規畫也自古為疆界也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

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

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

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後卒不就羣臣多

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

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容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

外木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古然

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

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

師古曰熬熬衆愁聲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

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

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

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

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非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

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

隆按曰湯心利之曰湯受其金五十斤曰許謝錢二百萬與上卒以此敗句相顧

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

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毋明君共養

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

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

為侍中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

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

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湯

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

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

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

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

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

為不道無正法晉灼曰增壽姓趙也以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

鼓反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無比

者先以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

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

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

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

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

郵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

茅坤曰論文不
如向來然亦可
見古人材指不
同
隆按子公出萬
死畫奇謀為漢
立威西域厥後
受圍烏孫者猶
籍其餘威以自
振焉迹其功亦
足掩矯制之失

矣故劉向上疏
云論大功者不
錄小過此定論
也當時天子非
不深嘉其功而
又重違衡顯之
議顯云論已衡
等曾不念之而
亦相與力排其
非豈其比顯耶
天子且然何有
于丞相御史哉
脫非向輩力頌
其寬濩幾為郵
支報讎矣懿哉
班掾之贊曰湯
儻焉不自收歛
卒用困窮君子
閱之

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歛。煩繇役。與卒暴之
作。師古曰。卒。讀曰倅。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毒。流。衆庶。

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
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
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
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
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
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
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益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應是南郡獻
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

尚書責問丞相。相趨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
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
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
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
戒。欲專主威。排如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
口內反。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弃敦煌。正當
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
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
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弃人之身
以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

劉奉世曰臯善
開故云臯俊猶
言臯將也
隆按假使一轉
反覆剴切真足
以感動帝心

陸瑞家曰其陳
功罪議論不決
正見元成之不
斷

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
延臯俊禽敵之臣如淳曰薦延使羣
臣薦士而延納之獨有一陳湯耳

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
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

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
書舜典曰分非三苗遠覽

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
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

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
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

隆按內德湯舊
恩應前為莽上
書請封
又按了結杜勳
案

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郅支

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
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諡湯曰破

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

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
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
更昔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拜為沛

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
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

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

黃震曰會宗之
為都護生而西
域敬其威信死
而諸國為之立
祠孰謂夷狄不
可懷服哉
隆按西域敬其
威信句此一傳
根本

隆按挿入谷永書詞委死有味暗伏後會宗病死烏孫案劉奉世曰此言總領懷柔會宗之所長已無足以曉喻也

劉奉世曰由沛徙鴈門非蹄也謂免官為跣耳

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

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

必勒功昆山之次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

無以喻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

不畧意師古曰畧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

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

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蹄應劭曰蹄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

門又坐法免為蹄隻不偶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蹄音居宜反萬里之外

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

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

隆按書指總在萬里之外以身為本二句上

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

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

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戊巳

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

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巳校

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

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

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

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

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

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大子番丘。

師古曰：番音步。

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

發兵，執婁地。

服虔曰：執音墊，阮之。墊，鄭氏曰：婁音贏。師古曰：執音丁，念反。婁音樓。

選精

兵三十弩。

李奇曰：三十弩，人人持一弩。

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

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

受詔誅番丘，即手劔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

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

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

耳。宛王郅支頭懸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

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

隆按：未伏誅而死，與漢恨誅不加句相顧。

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

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

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

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憂。

師古曰：憂音竹，二反。

擁眾欲害昆

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

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

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畧選。然其有

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

隆按：會宗病死，烏孫與上萬里之外，二句相顧，年七十五足上，閱其老句。

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不自收歛師古曰儻也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音蕩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治春秋為

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

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

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

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道吏請與

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應劭曰櫛具木標首

灼曰古長劔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

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劔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

說也是也櫛音羈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

隆按六人同傳以皆明哲保身云
茅坤曰雋不疑多大略班掾叙次亦多風神有畫意漢書列傳為最
隆按治春秋一句是此傳根子又按傳內次衣冠劔佩以見直指是進必以禮處不取大將軍女以病免是退必以禮處

禮記曰孔子禮象環也褒衣博帶師古曰褒大裾也言著盛服

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

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

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

迎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遠也躡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

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

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

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

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

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

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

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

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

信每行懸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其母輒問

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即不疑多

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

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

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檐榆者黃冒師古曰檐榆直

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掘冒也詣北闕自謂衛太

尉掘音音昌瞻反榆音踰昌所

來無不洒然變色

茅坤曰有畫意本史記范睢傳

王楙曰頰注公
子勝之字也余
謂此父子者如
言貴公子耳非
稱其字

唐順之曰沒頭
沒籍突起案

漢書卷之三

昂

黃震曰不疑剛而能斷其引崩贖以折戾太子特一時應卒之機耳於經義不合蓋昭帝親受先帝天下太子久廢君臣之分久定使戾太子尚在亦不過退就藩邸奉朝請

子。師古曰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

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

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

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師古曰諸君何患於

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

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

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

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衛太子得罪先

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

耳與衛輒不受命而自立以子拒父者不類也

唐順之曰叙衛太子首尾中間忽竄入此故事

唐順之曰知常山之蛇此叙畫

又曰頭腦至此方見

隆按宋高宗時有詐稱求福公

主者帝受而不疑後為韋太后

所發帝始悔之當時臣子胡不

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

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

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

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

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

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本夏陽

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上筮為事有故太子

舍人嘗從方遂下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

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幾。即詐自稱詣闕廷尉

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

唐順之曰知常山之蛇此叙畫

隆按宋高宗時有詐稱求福公主者帝受而不疑後為韋太后所發帝始悔之當時臣子胡不

引雋不疑之言
告公君也

茅坤曰二疏多
澹宕而班掾指
次略相當

王楙曰蕭望之
為元帝傳與石
顯為仇貪位不
去卒為顯所陷
跡廣亦為元帝
傳與許伯為惡

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師古曰故昭紀
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
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
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
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
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
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
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
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飄然引去伯莫
能肆其毒譴疏
事體一同然安
危不同者去就
之執異也且帝
仁柔不斷廣蓋
熟察其為人今
吾結怨於權貴
逆知非異日保
身之地故一旦
引知足之分父
子相携而去之
人徒知疏廣之
去為高而不知
所以去者蓋以
此耳東坡謂二
疏之去蓋鑿韓
楊趙蓋之誅弟
弗深考耳

隆按以建功立
業言則二疏未
可去為明君也

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
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此皆老
子之言廣引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
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

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
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
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
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
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

如以明哲保身
言則二疏為可
去為遠害也今
觀其言曰權有
後悔則其意可
知王氏之論是
已
隆按上疏乞骸
骨加賜黃金此
傳中關鍵
王宗沐曰疏廣
受乞骸骨太史
公為之傳後唐
楊巨源去韓愈
援為比而張之
古之仕而知止
者其昭耀光重
于世如此

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

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

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

居共反張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

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

家共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

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居歲餘

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

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師古曰幾讀曰與今日飲食費且盡宜

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

大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

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詩或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

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

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

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

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

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鄭人也師古曰鄭音啖其父于公為縣

隆按不為子孫
買田宅亦從知
足知止得來

隆按惠養老臣
應前歸老故鄉
句以壽終應前
以壽命終句

隆按東海孝婦一段詳決獄平之實為後自言台獄多陰德伏案

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曰羅羅也

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

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案丁壯奈何。

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

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

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

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

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

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

隆按定國少學法于父以下為後自言于孫必有與者伏案

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

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

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

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

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

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

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

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

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

黃震曰定國身為九卿。猶迎師身執弟子禮。今無是矣。為廷尉十八歲。不遷。今

亦無是矣

洪邁曰楊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以為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民自以無冤

豈其然乎

吳京曰春秋者公是公非之書折獄者之準也惟定國迎師學春秋以故民自以不冤

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

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為廷尉十八

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

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立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

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

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

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

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

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

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為廷尉十八

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

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立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

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即位關

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於

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入受

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

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

亡家師古曰亟急也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

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民田有災害

吏不肯除叔趣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

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

茅坤曰漢時吏於盜發不為追而反禁亡家蓋以當時數為科條坐部中多盜者故也此則辟之治河而障以堤者

黃

隆按兩叙詔條
責皆為定國辭
職張本

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
狀。陳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
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
子相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
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
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
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
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
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
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

隆按上書乞骸
骨賜車馬黃金
此傳中關鍵語

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
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
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
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
疾。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
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
多過失。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
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
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

隆按提定國父一段與篇首相應作此字
又按馬史傳酷吏每以子孫與滅為世勸戒班史于公傳亦云
茅坤曰廣德無它異材指所可表見者特諫獵與乘缸兩事耳而班掾以其官御史大夫僅十月歸免而郡縣其安車傳子孫頗與二疏相似故勒傳而附之

帝長女成帝姑也本作有賢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士論石渠師古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

隆按直言諫爭句是此傳綱領

徐中行曰廣德諫射獵耐祭二事侃侃纒數語而足可以為諫法

劉子暉曰噫廣德勿血之言誠過矣然廣德不先發此言以涉上心則張猛之言未必見聽也事君有犯無隱

薦藉也

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

泰時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

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

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

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

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

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

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

傷犯於齊繫不得入廟祠也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以見死上不說先歐光祿大

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猛張騫之孫臣聞主聖臣直乘船

事君有犯無隱

廣德有之然元
帝亦可謂能納
諫矣

隆按乞骸骨賜
車馬黃金此傳

中關健語

隆按馬疏于薛

皆以名節高人

傳文古調有幽

致讀之如高山

流水之音

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

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

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

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

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

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

占洪章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泊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

國之縣也。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

為順陽長，相邑令。師古曰：相音詢。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

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師

日傳讀。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畧同。自

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

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

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

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

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

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

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踪跡也。昔者帝堯

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

凌約言曰：大本不立，暗指孝道有乖。

王維楨曰此書一以孝為言俾上自悟是善于進諫者

曰天地之性人為賢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足不以卑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上泰誓之辭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

茅坤曰此即周禮弛禁之條

師古曰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俸有意者師古曰勞音下更反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者以恩招俸也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

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法

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復徵

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案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

勳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

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

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

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

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

信

劉子暈曰班固謂平當遂巡有耻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若審阿諛烏得謂之有耻乎當為相纔數月觀其不受侯而退過於公孫洪稚圭之流矣隆按當不肯受侯印數語為夸毗子所難及較之二疏不以賜金累子孫同科附傳之意以此又按上書乞骸

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

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

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

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一以冬月非封侯時

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

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

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

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

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

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

骨賜養牛上尊酒此傳中關鍵語

隆按周勃之相文帝亞夫之相景帝父子功業過韋平一家遠甚孟取弗深考爾

茅坤曰漢初王國人不待補朝官已而中政必由昌邑王與宣帝以民間起家即帝位故時從寵者並得蹶起

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

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君其勉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

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

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

為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

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

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待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

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

高位故為改制如此

令丁傳處爪牙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臣資性淺薄，年齒

隆按：頭上疾印綬乞骸骨，此傳中關鍵語。

老眊。師古曰：眊與老眊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

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竇真溝壑，莽白太后策宣

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

輔國家。綬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

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

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

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策，亦其次也。于定國

父子哀鯀哲獄為任職臣。師古曰：哀鯀，哀恤鯀也。鯀，獄情也。薛廣

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遠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遁

劉子暈曰：余觀不疑為政，功亦尚嚴，賴督母之訓，故不至殘酷。

耳其議論容飾，頗近豪俠，然不疑誠奇才，考之當世，其倫匹尚多也。西漢士大

多也。西漢士大

夫持祿保位習
以成風廣愛獨
行止足之計名
重一時庶頑立
儒後世獨想其
風采焉其人非
不疑之所能先
也

漢書卷之七十一
讀與
巡同
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漢書評林卷之七十一

終

